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鍪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

西漢文紀卷二十

明 梅鼎祚 編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哀帝時為黄門侍郎騎都尉坐誣罔徙敦煌郡

奏記翟方進方進好左氏傳天文星歴學李尋以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賜册方進即日自殺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

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謡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歴庫土逆度輔湛没火守舍萬歳之期近慎朝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勠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

與王根論災異　成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厚遇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阸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於是薦尋哀帝立召為黄門郎

書云天聰明㪺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

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誖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為桀大冦

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靁電潛龍為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塡上見日食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亡已

也何况致大改之宜急慱求幽隱抜擢天士任以大職諸閹茸佞諂抱虚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趯邪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税以助損陰邪之盛按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甞不至請徵韓放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

論治河議

成帝鴻嘉四年秋勃海清河河水溢尋為丞相史及解光議上遂止不塞

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埶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鼓妖對

哀帝建平二年四月朔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趙元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

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揚雄李尋尋對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博元生為姦謀博自殺元減死論

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為人君不聽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為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朞年其人自蒙其咎

災異對　哀帝初即位名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聞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

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上雖不從其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

間宿留督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

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聞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

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禁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

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廷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

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埶微言毀譽
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
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墻之內毋
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絶萌牙以盪滌濁濊消散積
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
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
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絶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
茀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

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濕奥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

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絡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

畀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頴畎澮皆川水漂涌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

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宏等不足言也宏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况亡宏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歴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
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
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
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
無求備以博聚英儁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
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
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
君臣隔塞至絶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

悲也本在積任毋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亾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杜業欽兄緩子延年孫以列侯選為太常左遷上黨都尉

說成帝紹封功臣奏漢興以來列侯多陷法禁隕命亡國訖于孝武後元之際靡有孑遺降及宣成稍加郵錄業因納說成帝於是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

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内恕之君樂繼絶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

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録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寵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及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絶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以往況今

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

論河間獻王奏 漢名臣奏

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

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劾翟方進書 業為太常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為函谷關都尉會長有罪下洛陽獄業坐長舅紅陽侯王立書請長不敬免就國其春方進薨業上書

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報睚眦怨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

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
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
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
紅陽侯相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
可侍御史宏奏隆前奉使欺謾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
此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第
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
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

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
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
能無異及光禄勲許商被病殘人皆但以附從方進常
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
幾獲大利幸頼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
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
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
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

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欲以熏轑天下天下莫不望風而靡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不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言王氏薦朱博書 哀帝即位業上書後博果見拔用

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

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遑孤獨特立莫可據仗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出世誠國家雄俊之寶臣

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塡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吕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爲姦臣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徙茂陵爲涼州刺史以病免舉方正未拜卒

說車騎將軍王音鄴以孝廉爲郎與音善先是音與平阿侯譚有隙及譚不受城門職薨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說音音甚嘉其言由是與商親密二人皆重鄴此但言說然即所白與内似非面語今附

錄

鄰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名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已之親等已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陜竝為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

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壹飯之饗而將相加驩所接雖在樞階俎豆之閒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與內唯深察焉

說王商復長安南北郊（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鄴說商復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復之）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

得民心也行禨祀豐猶不蒙祐德脩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埸有常處尞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説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畤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敺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宫垣廼三月

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行籌祠西王母對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稾或掫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其夏京師郡國民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是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政事故杜鄴對後乃有王太后莽之應

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籌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為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闌内與疆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並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惡者不坐辜罰亡功能者畢受官爵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亡以甚此指象昭

昭以覺聖朝奈何不應

日食對

鄞為涼州刺史以病免哀帝立外戚丁傅侯者數人元壽元年正月朔以皇后父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帝舅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鄞方正鄞對未拜官卒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刖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

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簒國之禍周襄王内迫恵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吕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恵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灾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

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隂之効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絶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信陽侯業皆縁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竝

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竝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家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

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内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顧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禄何嫌不報

臨終文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刋石墓側

魏郡杜鄴立志忠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魂氣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長安此焉

宴息

彭宣 字子佩淮陽陽夏人歷大司空封長平侯

上乞骸骨書 哀帝崩宣時為大司馬見莽專權上書乞骸骨莽白王太后免就國恨宣求退故不賜黄金安車駟馬

三公㒂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秏數伏疾病昬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寘溝壑

太后罷彭宣策

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於老眊昬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内也使光禄勲豐册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

解光

劾王根王況奏根代商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詔盖封戶司隷解光劾奏根及商子況根遣就國況免為庶人及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及新都侯莽平阿侯仁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

徵莽及仁
還京師

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世秉政天下輻輳自效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横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内懷姦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内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

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

劾趙昭儀奏 成帝暴崩民間歸罪趙昭儀太后詔大司馬莽等問皇帝起居發病狀昭儀自殺哀帝立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欽為新城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司隸解光奏論於是免欽及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上疏請廣先德

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

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産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憆也武以兒

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

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繆死
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
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
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褱子
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樂丸三送美人
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紿我言從中宮來
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
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

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嘗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

儀在須史開戶嚀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
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
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
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
業任孋公孫習前免為庶人詔名入屬昭儀為私婢成
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
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
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

故掖庭令吾卬遵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驃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

伏辜天下以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産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誖逆罪重於謁而同産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

楊宣

言王氏封事

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

鄭崇字子游自高密徙平陵

諫哀帝封傅商奏崇為尚書僕射數諫爭哀帝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制耶上遂詔封商為汝昌侯

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黄晝昬日中有黑氣今
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
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
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
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
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
衰世之君夭折蚤没此皆犯陰陽之害也臣願以身命
當國咎

孫寳 字子嚴潁川鄢陵人歷大司農

救鄭崇書 崇初諫封傅商又言董賢貴寵過度數得罪尚書令趙昌謅佞奏崇與宗族疑有奸請治下崇獄寳為司隷上書理崇冤請治昌上不悦以寳為名臣不忍誅乃詔免為庶人崇竟死獄中

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内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埶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内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内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

損國家爲訪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

哀帝免孫寶詔

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寃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其免寶爲庶人

毋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歷執金吾終南郡太守

請收武庫兵奏隆爲京兆尹遷執金吾侍中董賢方貴幸哀帝使中黃門發武

庫兵前後十輩送賢及乳母王阿
舍隆奏諫上不悅左遷為沛郡都尉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葢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邉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挈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

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何竝字子廉祖父自平輿徙平陵

與子恢書並厯官潁川太守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與子恢

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

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為小槨亶容下棺

王閎平阿侯譚子哀帝朝為中常侍王莽時歷牧守所在見紀

諫寵董賢書

漢紀哀帝嘗與賢父子親屬宴飲上放酒顧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時侍中進諫以統業至重不宜戲言上不説遣閎出歸郎署會御史大夫彭宣上封事言安國危繼嗣事上覺悟召閎閎上書諫言雖不從多閎年少志强卒為賢怨之

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宏以布被脩德擢備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

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吕尚於釣濵武丁顯傅説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擊角皆以立霸王之功騰茂績於無窮豈以利耳悦目為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軍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歷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横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讙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蚖變化為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識進退之

禍非所以建卓爾垂法後世陛下採芻蕘賢負薪冀有益於毫釐

同前

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

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蚖變化為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法後世也

耿育

訟甘延壽陳湯書 湯徙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訟甘延壽及湯冤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

絶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戸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妬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

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曽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

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若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褒廣先帝疏

司隸解光奏論趙昭儀請議正法於是免新城侯趙欽成陽侯趙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上疏言帝初為太子亦頗得趙太后之力遂不竟其事

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

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

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

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

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

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

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

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内斷於身故廢後

宫就館之漸絶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

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
德述先帝之志廼反覆校省内暴露私燕誣汙先帝傾
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逺見之明逆負
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乃
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
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
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捄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
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

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為博士弟子上書召待詔告東平王祀詛事擢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封宜陵侯日食免官後坐祝詛繫獄死

詆公卿大臣疏躬以告東平王祀詛封侯親近數言事論議亡所避衆畏其口

皆為側目遂上疏

歷詆公卿大臣

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憜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禄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内實騃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遬不足數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嘄謼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邊境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蠭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跡而押至小夫愞臣之徒憒眊不知所為其有犬馬之

決者仰藥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

計以烏孫詐單于奏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躬與孔鄉侯傅晏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上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禄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逆詐不可許且自保没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躬掎禄以臣為國家計豫圖未形為萬世慮上乃罷羣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以厭應變異上以問丞相王嘉嘉對未可從上不聽詔舉明習兵法者就拜傅晏丁明為大司馬

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疑有他變烏孫兩

昆彌弱畢爰疐彊盛居彊煌之地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脩烏孫就屠之跡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埶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畢爰疐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惟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已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

建應變異疏

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

丞相王嘉對元帝應變問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説而天意得矣辯

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皐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若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黄髪之言名垂於後世惟陛下覲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

哀帝舉明習兵法詔

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器用盬惡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

方賞　畢由（賞建平三年由左馮翊為廷尉由元壽三年徙為右扶風）

移梁王傅相中尉書（梁王立悖暴見削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中郎曹將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至移書傅相中尉立以實對赦不治後坐罪自殺）

王背策戒誖暴妄行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讕置辭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于匣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諠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梁王立服罪對

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知更相眄伺宮殿之裏毛氂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内數蒙聖恩得見貰赦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徼幸得踰于須臾謹以實對伏須重誅

馬宮 字游卿東海戚人歷位太師

避位上書 哀帝時議帝祖母傅太后諡元始中王莽發傅太后陵追誅前議者宮慙懼上書莽厚宮以太皇太后賜宮策

臣前議定陶共王母諡希旨雷同詭經僻說以惑誤主上為臣不忠幸蒙洒心自新誠無顏復望闕庭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

太后賜馬宮策

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諡曰婦人以夫爵尊為號諡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以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庭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

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

甄邯

劾金欽奏 欽與當朌族昆弟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欽為日磾弟倫之後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常皆亡子國絶平帝時王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産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大夫人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為以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邯劾奏欽時王莽誅平帝外家衛氏召

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為人後之誼欲以內厲平帝外塞百姓之議及邯奏莽白太后詔欽詔詔獄自殺邯以綱紀國體益封千戶

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知聖朝以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乃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

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磾後成為君持太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絶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秺侯當上母南為太夫人失禮不敬

陳崇

劾陳遵奏 遵耆酒放縱為河南太守弟級為荆州牧當之官俱過富人故淮陽王外

家在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崇劾奏遵免官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韍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並漢書

西漢文紀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劉　澐

西漢文紀卷二十一

明 梅鼎祚 編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吋食采于晉之揚因氏焉成帝時除為郎給事黄門王莽篡用為大夫

諫不受單于朝書烏珠留單于上書願朝哀帝被疾或言自黄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以問公卿亦以為虚費府帑可勿許雄為黄門郎上書諫上報單于書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

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

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墬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絶大幕破寘

顔龔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

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内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

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

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歀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
辭歸怨于漢因以自絶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
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
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
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内辯者轂擊於外猶
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
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

堆而冠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與桓譚書

望風景附聲訓自結

桓譚答揚雄書譚能文章猶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義

子雲勤味道腴者也並注選

答桓譚書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為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此揚用脩赤牘清裁所載鼎按西京雜記子雲曰長卿賦不似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為賦而弗逮故雅服焉又云或問揚雄為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為之桓子新論云余素好文見子雲善為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為之矣並自非書然雜記無諺豈楊別有據耶抑綴拾成文耶與郭威書亦辯見下

答茂陵郭威書

爾雅孔門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記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者小學也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

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增耳○此王弇州尺牘所載案西京雜記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門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亦雄答劉歆之語實非本書

解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

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懐人之符分人之禄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歴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曽不能畫一竒出一筞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横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黄泉髙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黄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

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綱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槖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

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埶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

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横江潭而漁或七十説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聲欲步者倚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虖今世策非

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髙得待
詔下觸閶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
絶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髙明之家
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
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静游神之庭惟寂
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異時未知何
如今子迺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
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俞跗與

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桴鼓之間解甲投戈遂

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𢿱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

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文選○嘲漢書作謿吾子無吾字顧默無默字數十無數字細作纖閽作倫網作罔頏作亢鑕作質無是以字臯陶作咎繇崖作崔鳥作烏墟作虛以噤吟作雖噤吟立談作立俟閭擁彗作擁帚彗卷作宛步作行倚作擬高作宗遇作遭俞作臾頷作頟唫作涂亢作炕桴作枹乖作繆坻作阺藺生作藺先生貲作訾炙作名數子作數公者

解難雄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經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

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

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兹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埶不得已也獨不見翠虯絳螭之將登虖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

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髙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彖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葢胥靡為宰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髙張急徽追趨

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絶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趙充國頌 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黄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

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婁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冀州牧箴

崔瑗序箴曰昔揚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喜之於是作為九州及二十五官箴規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體國之宗也○摯虞文章流别論云揚雄依虞箴作

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異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為之解署曰

百官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降周之來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横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室自怙云焉有予隨燕六國奮矯

果絶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巳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髙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

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欷厥居為墟牧臣司兖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鈆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淩遲嗟兹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

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絶其緒祚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絶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瀦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荆蠻翩翩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污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盖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

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獱一作獱 獱崇一作勤

荆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予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慄以悍氣鋭以剛

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告執御沓沓一作幽幽君作后順作塡色作多

豫州牧箴

郁郁荊河伊雒是經滎播枲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挐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

莫或余敗毋曰我强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王赧為極實絶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播一作波用作周捐作稍

益州牧箴一作梁州武帝改梁為益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黒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啟乾逺近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温

飽帝有桀紂湎沈頗僻遏絶苗民滅夏殷績旻周受命
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絶為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
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羨
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黒水西河横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為雍垠上侵積石下
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主
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

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為西荒南排勁越北啟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盍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兾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偪伊昔唐虞實為平陸周末荐臻追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濊貊羡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壃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

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兹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為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

并敢告執綱（貊一作遞）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覊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絶貢荆楚逆叛四國内侵蠶食周室臻于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覊遂臻黄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國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

竭中虚池竭頻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潤州牧箴初學記作揚雄大謬此已云吴晉六代宋人有辨

洋洋潤州江川秀遠將廟鍾山孫陵曲衍江寧之邑楚曰金陵吴晉梁宋六代都興

光禄勲箴漢書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户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勲屬官有大夫郎謁者大夫掌議論郎掌守門户謁者掌賓讚受事

經兆宮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湎持牛

之飲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鞞忘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不肅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克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屬官有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

茫茫上天崇髙其居設置山險畫為防禦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為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內各保其守永脩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

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摽劒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搜戟者不維尉臣司衛敢告執維垠一作限民作人飭作敕

太僕箴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書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鑾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驃孔昕僕夫執絛載騂載駰我輿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慾昔在淫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

而淫于齊詩好牡馬牧於坰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廐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葢惡夫廐多肥馬而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皁

廷尉箴

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更名大理復為廷尉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兹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苖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厥後陵遲上帝不觚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

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無云何害是剥是剖惟虐惟殺人莫予奈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夏氏一作天下剥作割

大鴻臚箴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武帝更名大鴻臚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為上下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潰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寀寮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

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隣羅條一作該羅

宗正箴宗正秦官掌親屬周武王之時彤伯為宗伯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肖而忘其宗緒周譏戎女魯喜子同髙作秦祟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育一作裔

大司農箴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實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為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敕膏腴不獲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痒秦收大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

内無聊農臣司均敢告執絲　百姓一作曰則

少府箴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税以給供養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内幣帑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噬至於耽樂流湎而妲妹作祟共寮不御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觚

執金吾箴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禦也執金革以禦非常顔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職主先導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温温唐虞重襲純孰經表九徳張設武官以御寇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蔥蔥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璜思當作欽

將作大匠箴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景帝更名將作大匠

佩佩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為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豊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榱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墻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有析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彖以盤蓋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武帝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令丞

茫茫大田芃芃作穀山有征陸野有林麓夷原汚藪禽獸攸伏魚鼈以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帝羿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顧於愆卒遇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麀鹿攸伏不如德至衡臣司虞敢告執指征一作陘

司空箴古者虞書伯禹作司空馬融曰主司空士以居民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為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網以羣牧綴以方侯烈烈

儁乂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掊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敕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浮孰不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初學記作崔駰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更名太常師古曰太常王者之旗畫日月焉禮官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太常尊大之義也

翼翼太常實為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于羣神我祀既祇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

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詔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為不弔棄禮慢祖夔予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臧文不寤文隳太室桓納郜賂災降二宮用誥不祧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才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麥魚黍禴望夷隱斃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書慫一作懲公尸作君子

尚書箴

漢官儀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

皇皇聖哲允敕百工命作齋慄龍為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兌吉其和巽吝其頻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身一姦愆命七廟為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置五經博士

泮泮三代典禮是脩盡焉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名
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啟其軌勖于德音而思
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
挹行潦洒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
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為王之易易大
舜南面無為而衽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
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抗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
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簋

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太史令箴 太平御覽

昔在太古爰初肇記天地之紀重黎是司降及唐虞乃命羲和欽若昊天百政攸宜夏帝不慎羲和不令湎時亂日帝旅爰征庶寮至殷唯天為難夏氏黷德而明神不蠲

太樂令箴 北堂書鈔

笙磬既同鐘鼓羽籥周序神人協于萬國

大官令箴

時惟膳夫實司王饔祈䣢庶羞口實是供羣物百品八珍清觴以御賓客以膳于王太平御覽 李善文選注 國三老箴 負乘覆餗姦冠

侏張 司命箴普彼坤靈侔天作制

酒箴雄為黄門郎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陳遵初與張竦俱京兆史遵三為二千石竦亦為丹陽太守苦身自約遵耆酒放意自恣大喜雄酒箴嘗謂竦吾與爾猶是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子欲為

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吾常道也

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為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連珠 藝文類聚〇傅玄敘連珠興於後漢班固賈逵傅毅三人受詔作案此則前漢已有之而體式為異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癈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又 太平御覽

臣聞天下三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豐物遂無有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禄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人之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亂則反焉故有三憂

元后誄王莽篡漢改國為新用符命銅壁文尊元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建國五年崩莽詔大夫揚雄作誄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柩誄之銘曰

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黄帝西陵昌意實生高陽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爰初胙土陳田至王營相厥宇度河濟傍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于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

氶家尚莊内則純被後烈丕光肇初配先天命是將兆
徵顯見新都黄龍漢成既終㣲嗣匪生哀帝氶祚惟離
典經尚是言異大命俄顛厥年夭隕大終不盈文毋覽
之千載不傾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聖作佐與圖國艱
以度厄運徵立中山庶其可濟博采淑女備其姪娣覲
禮高禖祈廟嗣繼靡格匪天靡動匪地穆穆明明昭事
上帝弘漢祖考夙夜匪懈興滅繼絶博立侯王親睦庶
族昭穆序明帝致友屬靡有遺荒咸被祚慶蕫異以金火

赤仍有央匃進大聖上下無該羣祥衆瑞正我黄來火德將滅惟后于斯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平夭折百姓分離祖宗之愆終其不全天命有託謫在于前屬遭不造榮極而還皇天眷命黄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受祚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黄攝帝受禪立為真皇允受厥中以安黎衆漢廟黜廢移定安公皇皇靈祖惟若孔臧降兹珪璧命服有常為新帝毋鴻德不忘欽德伊何奉命是行非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虚統

惟祇惟庸隆循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祇家允恭虔恪豐阜庶卉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詭作別計十邑國之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貧薄罷苑置縣築里作宅以處貧窮哀此嫠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為諸生儲以勸好學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灞滻秋臻黄山夏撫鄠杜冬恤涇樊大射饗飲飛羽之門綏宥耆幼不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貞信玄冥季冬搜狩上蘭寅賓出日東秩暘谷鳴鳩拂羽戴勝降桑蠶于繭館躬筐執曲帥導羣妾

咸循蠶蔟兮繭理絲女工是敕遐邇冢社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秉天地經無物不理無人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世奉長壽靡隋有傾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嗚呼哀哉以昭鴻名享國六十殂落而崩四海傷懷擗踊拊心若喪考妣遏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彌流䰟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緘伊銘嗚呼哀哉

劇秦美新 并序○雄初除為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莽篡位談説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以耆德久次轉為大夫及坐子芬獻符命事見收時校書天禄閣使者來從閣上自投下幾死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

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世之休臣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罍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

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刬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

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霣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未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況盡汛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

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厯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懐玄符靈契黄瑞涌出滭浡沕潏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

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眞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虵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纉皇王纉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帝作穆穆明旦也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胥

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絶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軨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鑾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脩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縉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

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郁郁乎煥哉
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
宄寇賊罔不振威絀少典之苗著黄虞之裔帝典闕者
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
者京師沈潛甸内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沭而術前典
巡四民迄四岳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
盖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
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

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内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太玄攡

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攔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攡錯陰陽而發氣一判

一合天地備矣天日迴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厚薄相劘圜則杌棿方則嗇吝嘘則流體唫則凝形是故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日月往來一寒一暑律則成物歷則編時律歷交道聖人以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羣貞以攡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

巡死生相摎萬物乃蹕故玄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綴之以其類占之以其觚曉天下之曠曠瑩天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絶人眇矣嘿而該之者玄也攡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況其否者乎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曰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

則玄之道幾矣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輆者聖也時與不時者命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理生昆羣兼愛之謂仁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幽

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離乎情者必著乎偽離乎偽者必著乎情情偽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玄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罄者與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規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辯也成之者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佗然示人明矣天地奠位神明通氣有一有二

有三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察龍虎之文觀烏龜之理運諸桼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盛則又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歷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折貿文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善否著虛實盪故萬物纆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

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故推之以刻參之以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薉廣也包畛其道游冥而挹盈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

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逺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逺玄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虚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盈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

難蓋天八事 隋天文志云揚子雲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

其一云日之東行循黄道晝中規牽牛距北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

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其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

星當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矣縱人目可奪水與景不可奪也今從高上山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視蓋橑與車輻間近杠轂即密益遠益踈今北極為天杠轂二十八宿為天橑輻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何也

甘泉賦序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羽獵賦序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宫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

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雀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泰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

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
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
以風之

長楊賦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
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
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
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

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

西漢文紀卷二十一